

# 蘇曼殊外傳(二)

戚宜君

## 曼殊和尚的錦繡人生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5頁)

### 香山蘇家拓荒扶桑

#### 東瀛發跡置產成家

滿清咸豐同治年間，國人向外發展有兩條可行的坦途，一條是所謂的「知識路線」，前已言之。另外一條便是商業路線了。蘇家歷代似乎都不是讀書的材料，不但從來沒有科名，就連書香門第也沾不上邊兒；「知識路線」既然行不通，只好從「商業路線」上尋求發展了。

當時香山東南濱海地區的唐家環，是華洋雜處的商業地區，蘇瑞文帶着兒子蘇傑生慘淡經營，開了一家小小的「萬隆茶莊」，收購鄉下的茶葉，加以分類包裝再賣到外洋去。由於知識程度的關係，「萬隆茶莊」的營業對象，似乎偏重於和同文同種的日本人打交道的多，而黃頭髮、藍眼睛的西洋人，好像很少成爲他們的顧客。

蘇傑生年輕好學，不數年間由於與日本商人交往頻繁，日本話已經能够琅琅上口，日本文字也能勉強湊合，於是野心勃勃的想要東渡扶桑去闖天下。這事說起來容易，作起來却必須經過一

番必要的安排才行。首先是籌措資金，其次是尋覓在日本的立足點，更重要的是乃父蘇瑞文想要先爲兒子在國內完成婚姻大事，抱孫心切暫且不提，起碼能够牽繫住遠方遊子的心猿意馬，因此蘇傑生便在二十三歲那年，與家鄉黃氏女翠鳳結了婚。

短短的婚姻生活，蘇傑生並沒有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，黃翠鳳也沒有依依不捨的心意；值得一提的是黃翠鳳個性爽朗，聰明能幹，一下子便成爲蘇家的得力好幫手，迅速的肩負起肆應內外的當家主事責任，因此蘇傑生才能在婚後帶着他的弟弟蘇德生，前往唐家環學做生意，接替他在「萬隆茶莊」的工作。

清同治七年(一八六八)秋間，蘇傑生終於攜帶了大批茶葉，由澳門搭乘日本海輪松下丸出發，迎向一個璀璨而渺茫的未來。這時蘇傑生是二十五歲，鬪志昂揚，豪情萬丈，正是人生奮鬥與衝刺的黃金時代，憑恃其決心、勇氣與努力，他相信若十年後，必能在東瀛闖出一點名堂來。

在日本橫濱登岸以後，蘇傑生在同鄉華僑與日本友人的協助下，找到了一處小小店面，掛上

「萬隆茶莊」的招牌，經過了一番努力經營，幾年下來，居然在橫濱華僑商業界，也成了小有名氣的字號。

俗話說：「住洋房，吃中國菜，娶日本老婆，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」人們一旦有了足夠的資質，吃點兒、喝點兒、住點兒、樂點兒，自屬人之常情。橫濱唐人街飯店林立，山珍海味，四時不絕；華僑商人在山下町一帶，起高樓、蓋大廈者更比比皆是；而包租日本美豔嬌娘，按月給予報酬，形同配偶，享受夫妻之關切與照顧，却不必擔負過重的責任者尤其多不勝數，甚至有一人同時與數位日婦同居，亦能相安無事，絕少勃谿。這一切的一切蘇傑生看在眼里，不免油然而生躍躍欲試的衝動。

「萬隆茶莊」得到了英商傑姆斯的支助，改爲「萬隆茶行」，由「莊」而「行」，營業範圍更加擴大，貿易地區及數額也跟着擴展，蘇傑生來往於香山與橫濱之間，已經成爲華商中炙手可熱的人物。於是也不能免俗的整天出入於豪華茶樓酒肆之間，構築華屋於山下町三十三番地，櫻花吐豔，楓紅層層，晨鳥驚夢，明月映窗，特別

是風雨之夕，倍感淒涼，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，仿照一般人所稱「包日本婆」的辦法，與年逾花信的日婦河合氏同居，從此山下町三十三番地，算是有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主人了。

## 日女阿仙婉轉承歡

河合氏原為江戶望族，名仙，人呼其為阿仙或亞仙、活仙，白皙的肌膚、勻稱的身材、一雙明眸漾人魂魄，特別是善解人意，舉止嫺雅的大家風範，與婉轉承歡，溫柔細膩的柔情蜜意，使得蘇傑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驀然間找到了溫暖的避風港。他熱愛着這位異國豔婦，從而也無暇計較她會嫁給一個名叫宗郎的日本商人，且生有一子一女，子雖早夭，而女兒榎本榮子却仍寄養在姨母家中；反正不是結髮夫妻，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。

河合仙出身富貴人家，承襲了不少大家閨秀的禮儀教養與書香風範，雖然家道中落，曾經飽受生活的折磨，然而從小養成的高貴氣質，仍然不時的流露在她的眉宇之間，一舉手、一投足都表現出溫柔靜的美態，這使得農家子弟兼白手起家的蘇傑生，大為傾慕及欣賞。因此，一個是仰慕式的憐香惜玉，一個更是毫無保留式的奉獻出柔情蜜意，這一對異國情鴛，羨煞了不少客居橫濱的華僑界人士呢！

黃翠鳳在故鄉瀝溪為蘇傑生產下了長子蘇焜，可惜感染時疫，由於醫藥不夠發達，未及週歲便夭折了。過了兩年黃翠鳳又為蘇傑生產下一女，取名蘇燕。這時蘇傑生已經二十七歲了，總希

望蘇家有個男丁接續香煙，河合仙却恰當其時的為蘇傑生一麟兒，取名蘇焯，字子煊。蘇家非常重視這個孫兒，童稚時期便接回故鄉，由黃翠鳳負責教養。

河合仙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女子，溫柔、多情、委婉、賢淑，她挖空心思並竭盡所能，犧牲及奉獻出她的一切，以期扮演好一個妾侍的角色，不佞不求，不爭不妒，只求抓住目前的一切，樂天安命，守着橫濱山下町這個家，撫慰夫君疲憊的身心。說實在的，由於河合仙的愛情滋潤及鼓舞，蘇傑生的事業正逐步的走向顛峯狀態中。

山下町蘇宅花木扶疏，庭院深幽，雇了兩名女傭擔任炊食及打掃的工作，一個是年逾不惑的岡田春子，一個是荳蔻年華的渡邊若子。

日本人的姓氏由來，貴族方面大多是根據祖先的功勳或封地而來，一般平民則是依照祖居的地方作為姓氏。像是山下、木村、田中，他們祖居的地方大約就是高山之下、樹林之中或田野之間了。說也奇怪，由於居住的地方不同，生活習慣與秉性也就各具特色，這是日本姓氏所代表的奇特現象。

顧「姓」思義，岡田春子的祖居，想必就是山岡上的旱田之間，費力大而收穫少，養成了刻苦耐勞、節儉樸實的習性。岡田春子一天到晚忙進忙出，從來沒有絲毫的抱怨和不满。而渡邊若子的祖居大約就是江河或溪流的渡口附近了，祖先靠擺渡、漁撈為生，生性活潑，敢於冒險的性質，在他們的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渡邊若子負責蘇家的雜務工作，像個花蝴蝶似的飛來飛去，

使這個幽靜的宅院，憑添了不少生機。

## 偷香竊玉珠胎暗結

據說渡邊若子的家是在箱根海邊，世代以捕魚為業，經濟狀況不佳，沒有讀過多少書，十三、四歲時便跟着鄰家的少女們下海採珠，出入洶湧澎湃的波濤之中，鍛鍊成一副修長健美的身材。到蘇家幫傭時才十六歲，略嫌瘦削而黝黑的鄉下姑娘，只能擔任一些粗重的家務工作，並沒有引起蘇傑生的太大注意。

兩年的安定生活，這個被喚為「賀哈家」的渡邊若子，已經脫胎換骨，變了一個模樣，體態豐腴，神情爽朗，蘋果似的臉蛋兒，時時綻放着愉悅的笑容，整個人兒活像是一株含苞待放的芙蓉花，河合仙曾經多次讚賞她的美麗，蘇傑生也開始注意到了她的存在。

一日午後，蘇傑生在微醺中提前歸家，渡邊若子正在廊下整理盆景，聽到了主人的腳步聲響，連忙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跪在玄關處為主人奉上拖鞋，拉開紙門；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蘇傑生醉眼惺忪的看見她身穿和服，溫婉得像是盛開的花朵，居高臨下從和服寬敞的衣領間望去，雖然不很白皙但却光滑柔膩的肩膊，呈現出羊脂一般的美態，胸前不偏不倚的有一顆綠豆般大小的紅痣，心中不覺為之怦然大動。

按照中國相學上的說法：「女子胸前有紅痣，日後必定生貴子。」日本相術上也有類似的說法：「女胸生紅點，產子必大顯。」蘇傑生在心中暗暗的打定了主意，一定要把這個平日不放在

眼裏的小姑娘擺爲己有，於是便有計劃的展開了一連串的追求步驟。開始是旁敲側擊的試探河合仙的感覺，等他確定她並不十分在意時，剩下來的便是如何贏得渡邊若子的芳心了。

當時蘇傑生已經四十歲了，以他飽經世故的老練作風，略加鋪排，例如和顏悅色、找機會搭訕、贈送胭脂花粉、恰如其份的獎飾以及必要的承諾，使得這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少女，很快的便雲裏霧裏的飄飄欲仙，成爲蘇傑生愛的俘虜。

藍田種玉，珠胎暗結，渡邊若子的肚皮一天天的膨脹了起來，她並沒有刻意的爲自己的將來打算，惟一的要求只是另覓他處待產，以免引起旁人的閒話，藉以避免尷尬的場面出現。

於是賃屋別居，十個月後瓜熟蒂落，產下了一個眉目如畫的白胖小兒，取名蘇猷，小字三郎，也就是後來的蘇湜志士、玄瑛詩人與曼殊上人。這一天是清光緒十年，西曆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舊曆是八月初十。這一年蘇傑生是四十八歲，黃翠鳳是三十七歲，河合仙是三十六歲，蘇瑞文是六十七歲，蘇焯是十歲，而渡邊若子尚不足十九歲呢！

蘇傑生對於這個稚嫩可愛的小生命愛如至寶，彷彿從他的一顰一笑中，隱約看見了未來光宗耀祖的璀璨景象，他發誓要好好的善待這個孩子。他有一份私心的託付，更有一份莫名的期許，生活裏充滿了震撼式的希望，整天陶醉在虛無縹緲的幻想裏。

## 渡邊神傷悄然逸去

渡邊若子却不這樣想，妾身未明糊裏糊塗便爲他生下了孩子，家世與知識程度相差如此遙遠，簡直是一個在天上，一個在地下；而且雙方的瞭解極其有限，根本無法牽牢他的人與心，年輕貌美猶可，將來人老珠黃又將如何呢？再說他已經有了妻妾兒女，又是捉摸不定的外國人，年齡懸殊，習慣迥異，想到將來的一切，她無法安排，也不敢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要求些什麼，歸根結底，她痛苦的作了一個決定——及早離開他吧！

渡邊若子的心路歷程，蘇傑生一直無從知曉，只以爲她是產後虛弱，暫時變得沉默寡言，並沒有把她的情緒低落過份的放在心上。想不到孩子出生後不到三個月，年輕的小母親便不告而別，從此杳如黃鶴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了。蘇傑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四處尋訪，也曾數度前往箱根海邊打聽，然而大海茫茫，漁家生活漂泊無定，就連渡邊若子的居處及家人都沒有找到。

## 河合育雛視同己出

抱着一個吃奶的小娃娃，回到了山下町三十三番地的家，往河合仙的懷裏一送，蘇傑生頓時像是洩了氣的皮球，跌跌撞撞的倒在榻榻米上。河合仙頓時明白了一切，她內心裏默默的認同了若子所作的決定，這麼年輕的女兒家，應該有權利、有勇氣、更有本錢去追求她幸福的明天，就在這一瞬間，河合仙決定抖擻精神，擔負起養育嬰兒的責任，並療治良人受創的身心。

在河合仙愛的撫育之下，蘇曼殊像是三春的

花木，沐浴在光輝的暖陽裏蓬勃滋長。在河合仙細心的照料之下，蘇傑生又變成了一個生龍活虎的商場鬪士。

蘇傑生在返鄉度歲時，無意間發現了一位酷似渡邊若子的少女名叫陳雪映，基於補償心理作用，憑媒說合納爲侍妾。開年後攜同結髮妻子黃翠鳳，及新娶的小妾陳雪映一齊東渡日本，與河合仙一同居住在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地。

河合仙乍見陳雪映還以爲是渡邊若子呢！心理上先就有了接納她的聯想成份，所以在爾後的相處中恍同舊識，親如姊妹。對於大婦黃翠鳳，河合仙也能中規中矩的作到了敬而不親，相安無事的境地，一妻二妾倒也能够和樂的過日子。時光荏苒，轉瞬三年，蘇曼殊在三位母親的愛護及調教下，小小年紀便會說粵語及日語，也能認得些許中國字及日本字；更由於聰明伶俐，活潑可愛，遂成了蘇家的開心果與感情溝通的橋樑。

對於蘇曼殊，河合仙一直是視同己出，黃翠鳳與陳雪映一直不知道尚有渡邊若子這個人的存在。時過境遷，蘇傑生大享齊人豔福，徜徉在一妻二妾之間得其所哉，自然沒有必要再提起往事，因此大家都認爲蘇曼殊是河合仙的親生骨肉。蘇曼殊尚在不解人事的童稚期中，一天到晚任性的嬉遊，顯示出慧黠、佻巧、隨心所欲、調皮搗蛋的個性；至於他後來變得古靈精怪、孤僻乖異、憤世嫉俗、奇特怪誕，甚至故弄玄虛、喜怒無常、浮躁不安、任意糟蹋自己，那是他五歲以後，跟隨嫡母黃翠鳳回到故鄉香山瀝溪，有着一段飽受冷落的童年，與極不愉快的同窗友伴間的氣

氣，加上成年以後的飄零生活所造成的結果啊！似乎與他無憂無慮，充滿歡樂的嬰年歲月，一點也扯不上關係。

## 凄苦童年謎樣身世

清代末年，國勢岌岌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，香山地區更是擾攘不安。蘇瑞文已經年逾七旬，體力日感不濟，他的長子蘇傑生遠在東瀛經商，次子蘇德生的妻子一連串生下了維春、維翰、維鏘、維祿四個孩子，均已相繼到了入學的年齡，唐家環的茶莊買賣乏人照料，也已關門大吉；老人家鄉居寂寞，時常想念起飄零海外的兒子和媳婦和孫兒，於是三天兩頭託人捎信到橫濱，希望在有生之年，能夠親眼看到尚未見過面的孫兒。

## 稚童返鄉備受岐視

清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，蘇曼殊已經年滿五歲，陳雪映為蘇傑生生下了一個女兒，取名祝齡，正在牙牙學語，兩個小娃兒一天到晚哇哩哇啦的，吵得大人們不得安寧。不是打破器皿，就是弄壞傢具；尤其是蘇曼殊喜歡東塗西抹，紙門、牆壁、水泥地上，到處都有他的傑作，雖然他所描繪出來的獅子、老虎栩栩如生，而山川、日月也像模像樣，但是看在蘇傑生眼裏，仍然覺得十分厭煩；加上早兩年曾經有一個相士過門，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是兒高抗，當逃禪，否則非壽徵也。」歸結起來，對這個聰明過人而又狗皮倒灶的兒子，究竟如何教養，將來發展怎樣，不免在心中形成了一個疙瘩。

慎思熟慮的結果，還是決定把蘇曼殊送回故鄉，接受中國式的傳統教育，遂決定由黃翠鳳攜其返鄉。蘇曼殊第一次接觸到浩瀚的大海，第一次踏上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，心中充滿了新鮮與好奇，祖父蘇瑞文似乎與這個小孫兒特別有緣，其他的叔叔、嬸嬸與堂兄弟們，似乎對他並不歡迎。此時蘇輝已經十六歲了，按理這位同胞哥哥應該對他備加愛護才是，不料却更加愛理不理的表現出一副陰陽怪氣的模樣，這使得他小小的心靈，大大的為之惶惑不解；而且回鄉後黃翠鳳嫡母的態度大變，與在橫濱時判若兩人，蘇曼殊的處境迥非往昔，他開始感受到週遭環境對他施展的沉重壓力了。

原來蘇曼殊幻想着回到老家以後，有眾多的兄弟姊妹在一起玩耍，曾經為之雀躍不已，萬萬沒有想到，眼前的事實竟是如此的冷酷。他像是一個來歷不明又惹人討厭的小客人一樣，始終扞格不入，有形無形的被排拒在這個大家庭的生活圈子之外，於是他開始變得沉默、孤獨、冷漠與猜疑，一下子彷彿成長了十年。

家庭不歡迎的氣氛，幾乎使蘇曼殊窒息，他開始試着尋求向外發展的途徑，然而家門以外的天地，對他更加充滿了敵意，族人們視他為異類，小朋友們也把他當成怪物。他失望極了，因為沒有人關懷他，沒有人愛護他，甚至連個玩伴也沒有。他曾經多次傷心的哭泣，但是哭泣又有什麼用呢？等到眼淚流乾了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啊！不久以後，蘇曼殊在祖父的帶領下，進入鄉塾拜師讀書，滿以為從此可以徹底的改善他的人

際關係，但是事與願違，雖然他主動的向同學們表示友好，但是得到的反應却是不理不睬，繼而當面鏗對面鼓的回敬以譏諷與謾罵，什麼「小雜種」、「拖油瓶」、「東洋小鬼」都一齊出籠，整天被人指指點點，久而久之連他自己都自慚形穢，真的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個怪物。

## 不准再提日本媽媽

六、七歲的小小年紀，還不懂得什麼叫做自殺或解脫，他只是本能的要擺脫這一切不愉快的印象，既然無法離開這個生存的環境，惟一的辦法就是學着、摸索着採取保護自己的方法。他心中充滿了怒火與恨意，化為倔強和堅忍的態度，來抵制被傷害與受恐懼的感受。他獨自埋頭苦讀，練字畫畫兒，在心靈的世界裏尋找情感的出路，再不然就是一個人外出閒逛，一朵花、一株草、一片綠茵或是一處小山坡，都能使他獲得暫時的陶醉。家裏的人都說這個孩子怪怪的，但是誰又能認真的關心他的感受及遭際呢！

蘇傑生陸陸續續的回來過幾次，每次都匆匆忙忙的來去，只聽說橫濱的一切如常，庶母陳雪映又添了祝年、祝芬兩個女兒而已。蘇曼殊清楚的記得八歲那年，父親又娶了一位嬌小玲瓏的姨太太，姓陳蘭名秀秀，年紀不大，對曼殊十分和氣；當他們歡天喜地的準備東渡日本時，臨行的前一天夜裏，蘇曼殊曾經硬着頭皮要求父親攜其返回日本，却被蘇傑生以課業不可荒廢為理由，嚴厲的拒絕了，從此他開始憎恨父親，甚至懷疑他不是父親的親生骨肉。

過了兩年，蘇傑生在日本橫濱經營的茶行，因為週轉不靈而宣告倒閉，賣掉了山下町三十三番地的深宅大院抵償債務，另覓震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一處狹小湫隘的房舍棲身。不久摒擋一切，獨留河合氏於橫濱震緒町，偕同陳雪映（大陳氏）、陳秀秀（小陳氏）及三位女兒返國，回到了故鄉白瀝港村。

蘇曼殊在塾中聽說父親帶着全家大小回到了老家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及至知道他的媽媽——河合仙並沒有一同回來，不免又從欣喜的峯巖墜落到失望的谷底。全家似乎都被一層慘霧愁雲所籠罩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，使他蹣跚足連大聲出氣都要慎重考慮，他不明白爲了什麼，也不敢問個究竟，後來才從祖父的口中知道，父親的生意失敗了。

蘇曼殊想要安慰父親，但又不知道從何說起，事實上父親這次回家以後，脾氣變得十分暴躁，動不動就要開口罵人，再不然就是吹鬚髯、瞪眼睛的走來走去，全家大小都有意無意的躲着他，那裏有小孩子說話的機會呢？

有一天蘇曼殊實在憋不住了，鼓足了勇氣向父親詢問日本的媽媽何以沒有跟父親一同回來；詎料蘇傑生却豁然站起身來，一拍桌子大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，不准再提日本媽媽，你現在有三個媽媽還不夠嗎？」

別人都只有一個媽媽，自己爲什麼有這麼多媽媽？爲什麼又不能提到親生的媽媽呢？父親爲什麼如此的漠不關心他呢？於是他想起了別人時常罵他是「雜種」，如果是「雜種」，也還是父

親的親生骨肉啊！總該有些父子之情吧！而且對他的母親也不該連提都不能提啊！於是他又想到了「拖油瓶」，所謂的「拖油瓶」就是生身父親死後，生身母親改嫁其他男人，帶着無父的兒子，一塊兒進入一個陌生的新家之謂，看樣子自己真的就是「拖油瓶」的身份了。

### 「雜種」身世誓要追究

蘇曼殊越想越不對勁兒，既無法印證，也無從打聽，只有悶在心裏，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。這時他已經知識漸開，逐漸能够運用自己的思維及判斷，來解釋所遭遇的困惑及難題了。他設想河合仙母親的風度、教養及長相，再怎麼說都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女兒，那麼恐怕就是出身貴族人家了；貴族人家的女兒，嫁的一定是貴族人家的兒郎囉，如此說來自己很可能是具有貴族血統的人啊！

空想也是白搭，蘇曼殊惟一的希望就是趕快長大；親自到日本去尋找母親，揭開心中的疑團，眼前只有用功讀書，才是當務之急的正道。當他十二歲那年，哥哥蘇焯結了婚，隨即隨同表叔林北泉前往日本經商，蘇曼殊想要拜託哥哥向日本的母親打聽一切，但是蘇焯表示得十分冷淡。又過了些時候，父親帶着大陳氏及其三女，前往上海謀求東山再起，留下小陳氏秀秀在家照顧曼殊，雖然暫時得到了些許溫暖的撫慰，然而存於心中的疑惑謎團，却愈來愈加鮮明。

### 寫跋自擬江戶望族

蘇曼殊成年以後，一直在追究他的身世之謎，家人既不肯告訴他實際情形，後來見到了河合仙母親也得不到正確的答案，因而他只有憑恃自己的猜測，再加上豐富的想像力，在他二十五歲那年撰寫了一篇「日本僧飛錫潮音跋」，一開頭便說：

「曼殊聞黎，始名宗之助，自幼失怙，多病寡言，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。四歲，伏地續師子頻伸狀，栩栩欲活。喜效奈良時裏頭法師裝。五歲，別太夫人，隨遠親西行支那，經商南海，易名蘇三郎又號子谷。始學粵語。稍長，不事生產，奢豪愛客，肝膽照人，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。」

這篇跋文是假託日本僧人飛錫，於日本京都金閣寺，爲總角之交的兒時玩伴曼殊聞黎的舊著「潮音」，所寫的一篇傳記式的「跋語」；並說明幼時曾偕聞黎隨其王父忠郎，弄艇投竿於溪崖海角，且肥馬輕裘馳騁於郊原之上，完全是一派富貴人家公子哥兒的行徑。文末盛讚其心量廓然，不隨俗流，「丈夫自有冲天氣，不向他人行處行」，足可當之無愧！

蘇曼殊只是憑其臆猜，假託飛錫之名而發抒自己的想像，並沒有具體的事實根據，因此並沒有隨着「潮音」付梓印行，只是漫不經意的把原稿寄給他的好友柳亞子參考；不料柳亞子却認了真，與他在蘇曼殊的小說「斷鴻零雁記」中，所找到有關其生平的蛛絲馬跡不謀而合，於是大喜過望，認爲是發現了第一手的可靠資料，據以撰寫「蘇玄瑛新傳」說：

「蘇玄瑛，字子毅，小字三郎，始名宗之助，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，父宗郎，不詳其姓。母河合氏，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，生玄瑛於江戶。玄瑛生數月而父歿，母子甞覺靡所依。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，因歸焉。蘇固香山鉅族，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。至是得玄瑛母子，並挈之歸國，時玄瑛五歲也。居三年，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，走歸日本，玄瑛依假父獨留。顧蘇婦甚玄瑛甚，族人亦以玄瑛異類，羣擯斥之。」

柳亞子的這篇「蘇玄瑛新傳」敘述得絲絲入扣，頭頭是道，其子柳無忌並據以撰寫「蘇曼殊年譜」，在蘇曼殊歿後十年，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印刷精美的「曼殊全集」中，一同公諸於世，於是一般人都相信蘇曼殊是個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了。

### 柳亞子也信以為真

不過，蘇曼殊的家人提出了許多有力的證據，說明他確實是蘇傑生與女傭渡邊若子的親生兒子。蘇徵係按照譜系排列的名字，大庶母陳雪映稱他為亞徵，小庶母陳秀秀則稱他為阿徵，至於「三郎」的稱謂，據曼殊的堂弟蘇維驥說：「因為曼殊是蘇傑生的第三個兒子，幼年在日本時，養母河合仙就按照日本習俗，呼作三郎了。」

馮自由直斥柳亞子太荒唐了，簡直是胡說八道，認為「斷鴻零雁記」中的蛛絲馬跡，豈可深信，而「潮音跋」亦屬臆猜之詞，連蘇曼殊本人都毫無把握，否則「潮音」出版時，此「跋」何

以被刪除而棄置不用呢？這不是足可證明蘇曼殊當時撰寫此跋時，只是故弄玄虛的一種發洩行爲而已，根本毫無事實的根據。

日本人米澤秀夫並親自前往京都金閣寺去實地調查，根本沒有「飛錫」其人，結論是：蘇曼殊因為懷疑自己的身世，乃假託僧人飛錫，虛構事實，信筆塗鴉，聊以解嘲與自我陶醉而已。後來認為實在拿不出手，只是隨意的把原稿寄給柳亞子欣賞或一笑而已，因此，却惹來無妄之災，使蘇曼殊的身世越發撲朔迷離了。

後來，柳亞子也不得不承認，蘇曼殊假託日本京都金閣寺僧人飛錫所撰寫的「潮音跋」中，有關身世部分，純屬疑神疑鬼，無中生有，虛幻不實，胡亂編造的故事，完全是他神經錯亂的瞎扯胡謔；因此又重新撰寫了一篇「蘇曼殊傳略」及重訂了「蘇曼殊年表」。

柳亞子是蘇曼殊的至交好友，在蘇曼殊生前，不時的給予他精神方面的慰勉與鼓舞，在物質與金錢方面更迭次給予他緊急的支助；在蘇曼殊歿後，更不遺餘力的三番兩次蒐集他的遺著，編印精美的「曼殊全集」及「曼殊大師紀念集」，將蘇曼殊一生的生活、志事、作品、繪畫，都一一的呈現在世人面前，對蘇曼殊而言，柳亞子確實已經盡到了朋友之道。

雖然柳亞子錯用了「潮音跋」的內容，但是又能及時的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大聲疾呼的予以更正，剝心瀝腦的重新為蘇曼殊寫傳，以期能告無罪於天下後世，解鈴還是繫鈴人，確定了蘇曼殊是中、日混血兒，也算是彌補了他無心的過失；

然而蘇曼殊在有生之年，始終對他的身世，抱着懷疑的態度，甚至在他二十一歲那年，其父奄奄一息之際，想要見他最後的一面，當時他雖然旅次香港，與故鄉近在咫尺，都不肯回家一趟，父死，亦未返家奔喪，從此更與老家完全斷絕了關係。

凄苦的童年竟然使蘇曼殊變得如此的偏激孤僻，儘管他後來在文學與藝術有天大的成就，但在倫理人格上他仍然有着莫大的缺陷，蘇家算是白生、白養也白疼了這個孩子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 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，真實傳奇，軼聞趣談為主，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篤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

本雜誌本期裝訂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① 蘇曼殊前八年遊印度前在錫蘭繪。

② 蘇曼殊繪「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」。





①才華慧業並茂的蘇曼殊少年時代的照相。  
 ②民國四年蘇曼殊在日本駐院以「一豬之譜」戲徐忍茹等友人。  
 ③民國三年蘇曼殊復徐忍茹手札。(文見135頁)

② 忍如居士

元瑛頓首頓首

仲叔伯衡梓琴年生均在吾齋中若  
 想不出如目其妻朱薇適由日比谷殊是為  
 苦果坐蒲團不發一語問其做什麼事  
 曰和尚的天法定出院錢尚不夠還欠一豬之  
 如吾人於此不若多也覆玩為思索即在  
 其皮色中取一紙幣置其上曰此如也吾人見皆  
 大笑因日幣十枚繪一豬也 忍茹後

③ 忍公侍者承示敬檢

燕居清暇甚善甚善觀梅盛約容日借  
 藕生同踐已知無耐姮娥冷瘦損梅花  
 更斷腸吾

公固是多情種子也良會在滬快慰何  
 言正月二十五日 燕影 謹覆